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謄錄監生臣曹方昇

歴代名臣奏議卷七十四

明 楊士竒等 撰

内治

周襄王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徳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内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令王外利矣（樹利於翟）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也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

杞繒由大姒杞繒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大姒之家也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齊許申呂由大姜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姜之家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陳由大姬陳嬀姓舜後大姬周武王之女成王之姊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鄢妘姓之國仲任氏之女為鄢夫人密須由伯姞伯姞密須之女也傳曰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此則文王所滅而獲鼓甲也鄶由叔妘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為鄶夫人聃由鄭姬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姬鄭女為聃夫人同姓相取猶魯昭公取於吳矣亦其同姓所以亡息由陳嬀息姬姓之國陳嬀陳女為息夫人鄧由楚曼鄧曼姓楚曼鄧女為楚武王夫人生文王過鄧而利其國遂滅鄧而兼之羅由季姬羅熊姓之國季姬氏之女為羅夫人盧由荆嬀盧嬀姓之國荆嬀盧女為荆夫人

是皆外利親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明顯也庸用也勳功也長老尚齒也愛親禮新親舊親六親也新新來過賓也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舊君之故舊也役為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南者在南服之侯伯或云南南面君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

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捷鄭文公之名翟隗姓也隗姓赤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

漢孝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中郎將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

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宣帝神爵元年王太后數出遊獵京兆尹張敞諫曰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今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太后乃不復出

成帝游於後庭嘗欲與班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

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

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黄金百斤

成帝欲立趙倢伃為皇后先下詔封倢伃父臨為列侯諫大夫劉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虖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

之祥猶恐晩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媿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禄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東漢光武時郭皇后廢郅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

言雖然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

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

籌以神定選尚書僕射胡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

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

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

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

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

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冐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

桓帝延熹中應奉為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為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絶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帝納其

言竟立竇皇后

魏文帝黄初三年欲立郭貴嬪為后中郎棧潜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内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黄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炮烙怡悦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宫虔奉宗廟陰教聿脩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内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

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

晉武帝寧康三年將納后訪于公卿時王蘊女容德淑令舉以應選中軍將軍桓沖等奏曰臣聞天地之道蓋相須而化成帝后之德必相協而政隆然後品物流行彝倫攸叙靈根長固本枝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以塗山作儷而夏族以熙任姒配周而姬祚以昌今長

秋將建宜時簡擇伏聞試守晉陵太守王藴女天性柔順四業允備且盛德之胄美善先積臣等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宫母儀天下於是帝始納焉

唐太宗貞觀中城陽公主下嫁薛瓘初主之婚帝使卜之繇曰二火皆食始同榮末同戚請晝昏則吉監察御史馬周諫曰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昃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故上下有成内外有親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先亂其始不可為也

夫卜所以決疑若黷禮慢經先聖人所不用帝乃止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長樂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並所鍾愛今將出降禮數欲有所加玄齡等咸曰陛下所愛欲少加之何為不得請倍永嘉長公主魏徵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即是禮有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謂文德皇后曰我欲加長樂公

主禮數魏徵不肯文德皇后聞之大喜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宣令謂徵曰比者常聞公中正而不能得見今論長公主禮事不許增加始驗從來所聞信非虛妄願公常保此心莫移今日喜聞公言故令將物相賞公有事即道勿為形迹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太宗時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絶姝當
時莫及文德皇后訪求得之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為充
華詔書已出策史未發魏徵聞其已許嫁陸氏方遽進
而言曰陛下為人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
樂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心為心故君處臺榭則欲民
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飢寒之患顧嬪御則欲
民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
人陛下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為民父母之

義乎臣傳聞雖或未的然恐虧損聖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顧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驚手詔答之深自剋責遂停策使乃令女還舊夫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溫彦博禮部尚書王珪御史大夫韋挺等云女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又陸氏抗表云某父康在日與鄭家還往時相贈遺資財初無婚姻交涉親戚並云外人不知妄有此説大臣又勸進太宗於是頗以為疑問徵曰羣臣或順旨陸氏何為過爾分疎徵曰以

臣度之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也
徵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處儉婦稍蒙遇寵處儉時
為太子舍人太上皇聞之不說遂令東宮出為萬全縣
每懷戰懼常恐不全首領陛下以為陛下今雖容之恐
後陰加譴謫所以反覆自陳意在於此不足為恠太宗
笑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
乃出勅曰今聞鄭氏之女先已受人禮聘前出文書之
日事不詳審此乃朕之不是亦為有司之過授充華者

宜停時莫不稱歎上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隋氏末年求採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幸御之所多聚宮人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非獨以省費息人亦各得遂其情性於是後宮及掖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禮有婦見舅姑之義自近代風俗獘薄公主出降此禮皆廢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

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巾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太宗聞而稱善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備行此禮

高宗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空國元勲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絶嗣皇后無子今欲

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
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
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悦翌日復言對曰陛
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
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
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丐歸田里
高宗時王后之廢侍中韓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
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

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烕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

高宗將以武氏為后中書令來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閒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姒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為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

上元中帝多疾欲遜位武后中書令郝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於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柰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成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中宗復位以桓彥範為侍中上書戒帝曰詩以關雎為

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末喜魯桓滅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遠天也以婦凌夫遠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為重令皇后無居正殿干外朝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

景龍中武平一遷考功員外郎時太平安樂公主各立
黨相詆毀親貴離閲帝患之欲令敦和以訪平一因上
書曰病之在四體者跡分而易逐居心腹者候邃而難
治刑政乖舛四支疾也親權猜間心腹患也書曰克明
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協比其鄰婚
姻孔云是知親族以輯睦為義也自頃權貴猜防外和
内離怨結姻婭疑生骨肉邀縈之徒詭獻忠欵膏肓之
伍苟輸讒計脅肩邸第之中噤顐媼宦之側故過從絶

猜嫌構親愛乖黨與生積霜成氷禍不可既願悉召近親貴人會宴內殿告以輯睦申以恩勤斥姦人塞讒路若猶未已則捨近圖遠抑慈示嚴惟陛下之命帝美其忠切

玄宗欲立武惠妃為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讎不共天春秋子不復讎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為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

飲匹夫匹婦尚相擇況天子乎願慎選華族稱神祇之心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為夫人齊桓公誓葵丘曰無以妾為妻此聖人明嫡庶之分分定則窺競之心息矣今人間咸言右丞相張説欲取立后功圖復相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儷宸極則儲位將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者有以也遂不果立妃

憲宗時學士李絳奏伏以聖哲之君撫馭之要必順人情以作事感天意以致和從古以來其道由此陛下勵

精求理損己推誠風動四方事貞百度作範来代掩美
前王後宫之中人數不少離别之苦頗感人心怨曠之
思有干和氣伏冀酌量所要矜放其餘使其親戚如初
復得宫掖省費上以表大德如天之思下以成群生遂
性之樂道映青史化洽皇風敢竭消塵庶裨萬一如蒙
聖恩允許便請入德音後亦更論減放
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曰右伏見大歴已来四十餘載
宫中人數稍久漸多伏慮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上則屢

給衣食有供億糜費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事宜省費物有遂情頃者已蒙聖恩量有揀放聞諸道路所出不多臣伏見自太宗玄宗以來每遇災旱多有揀放書在國史天下稱之伏望聖慈再加處分則盛明之德可動天心感悅之情必致和氣光垂史册美繼祖宗貞觀開元之風復見於今日矣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言臣等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李者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稱亦要别嫌因循

舊章恐未為得臣等商量今日以後公主上表從大長公主以下並望令稱其邑公主第幾女上表仍不令稱族所冀臣子之道因此正名郡主縣主亦望准此

宋仁宗天聖中太后崩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右司諫范仲淹奏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為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誥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

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

慶歷中仲淹為參知政事上奏曰臣聞唐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詔曰覩省宮掖其數實多憫兹深閉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娶娉自是宮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又貞觀二年七月二日太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憫隋氏末年求採無已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掃洒之餘更何所用於是命尚書右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揀出之臣不知今來宮中人數幾

多或供使有餘宜降詔旨特令減放以遂物性又省冗費亦人君盛德之事可以感動天意

明道二年將作監丞富弼上奏曰臣聞右司諫秘閣校理范仲淹以上章諫廢后事貶睦州通判仍差人押出門臣不勝驚駭伏恐陛下行於倉卒未熟思慮輙敢冒天威犯斧鉞一陳愚懇惟陛下裁察之皇后自居中宫不聞有過陛下忽然廢斥物議騰蹋自太祖太宗真宗撫國凡七十年未嘗有此陛下為人子孫不能遵祖考

之訓而遂有廢后之事治家而尚不以道奈天下何仲淹為諫官所以極諫者乃其職也陛下何故罪之假使所諫不當猶須含忍以招諫諍況仲淹所諫大愜億萬人之心陛下又縱私忿不顧公議取笑四方臣甚為陛下不取也昔莊憲臨朝陛下受制事體大弱而莊憲不敢行武后故事者蓋賴一二忠臣救護使莊憲不得縱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實忠臣之力也今陛下始獲暫安遂忘舊日忠臣羅織其罪而譴逐之陛下以萬乘之

尊設廢一婦人甚為小事然所損之體則極大也夫廢后謂之家事而不聽外臣者此唐姦臣許敬宗李世勣謟佞之辭陛下何足取法陛下必欲廢后但可不納所諫何必加責以重已過今匹庶之家或出妻亦須告父母父母許然後敢出之今陛下貴為天子莊憲山陵始畢墳土未乾便以色欲之心廢黜后氏而不告宗廟是不敬父母也今陛下舉一事而獲二過於天下廢無罪之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

實痛惜之莊憲太后臨朝以劉從德死恩典太重臺諫曹脩古等四人連名上章極諫莊憲大怒陛下不得已遂貶此四人然心甚惜其去莊憲纔徃陛下立行名命優與恩奬復處憲省脩古雖死厚加贈典如此者葢陛下憐其忠鯁不避夫禍難爾今仲淹所諫又甚於脩古等所陳脩古等追用而仲淹黜棄陛下何所見前後之異也况仲淹以忠直不撓莊憲時論冬仗事大正君臣之分陛下以此自擢用之既居諫列或聞累曾宣諭使

小大之事必諫無得有隱是陛下欲聞過失雖古先聖哲之主亦無以過此令仲淹聞過遂諫上副宣諭之意而反及於禍是陛下誘而陷之不知自今後何以使臣雖日加宣諭諫臣以仲淹為戒必不信矣諫臣不諫大非朝廷之福令百執事所為皆一司一局雖常才者皆能幹之是易為也如仲淹者乃為臣之難能者也令幹一司一局者皆坐取遷陟立居顯要而仲淹不惜性命為陛下論事而遠徙外郡臣恐百辟以此皆務為易者

而不為難者也陛下一旦有難為之事不知何人為陛下為之居諫官者務要訐直乃號稱職依違者曠職今循默者已居顯要而訐直者尚居散地苟如是不若廢諫官如不欲廢即循默者可黜訐直者可用請陛下急圖之今天下凶歉盜賊如麻國用空虚人心惶擾姦雄覬此已有窺覦之心陛下當兢兢惕惕宵衣旰食日與臣寮講論安天下之計猶恐不及而乃自作非靖廢嫡后逐諫臣使此醜聲聞於四方知陛下不納諫臣朝政

不舉則姦雄益喜以謂中外皆亂事勢相符必有變事臣一念至此心寒骨顫此自然之兆固非臣之臆說也望陛下審思之明察之廢后已行雖能悔過臣願陛下急且追還仲淹復其諫職滅二過之一庶乎諫路不絶朝綱復振使姦雄不能窺陛下淺深此社稷之慶也

殿中侍御史段少連等奏曰臣因義激心以職獲譴天地容載蒙幸何深然理有所未伸情有所未達欝悒之志敢不盡陳之初聞非時召兩府大臣議皇后入道一

日之内都下喧然以為皇后母儀天下固無入道之理翊日又聞兩府列狀乞降后為淨妃臣與孔道輔范仲淹等恐詔命一行難於追復是以群詣殿閤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獲面對止令就中書商量宰相雖知其誤然猶責臣翻覆率易故道輔仲淹斥守外郡臣等例皆蒙罰伏以陛下親政以来進用直臣開闢言路天下無不懽忻一旦以諫官御史伏閤遽行黜責中外皆以為非陛下意蓋執政大臣假天威以黜道輔仲淹而

斷來者之説也望聖慈思其事使讒慝不行忠邪有别則天下幸甚又伏覩戒諭自今有封章宜如故事客上毋得羣詣殿門對且伏閤上䟽豈非故事今遽絶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敢旅進而言者況道輔仲淹端正敢言素為姦邪所忌以言事而黜之恐姦邪得志而翱翔方正望風而竄伏矣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閤以雪陸贄之罪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之寃當時稱之今陛下未忍廢出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諫官御史敢廢伏

闇之事而默默乎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為阿黨乎忠

亮乎幸裁赦之

少連又奏曰臣聞高明粹精凝德無累者天之道也然氛祲蔽翳晦明偶差乃陰陽之沴爾象天德者君之體也治陰陽者臣之職也陛下秉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莫不浸涵德澤而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者由大臣懷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貢狂瞽哉誠以秉愛君之心竊痛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乏骨

鯁之良輔因成不忍之忿又稽不遠之復臣是以瀝肝膽披情素為陛下澄清氛祲蔽翳之累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若然則君天下脩化本者必自内而刑外也昨者二府大臣忽然晚出民間喧傳皇后被譴而入道矣又傳降為妃而離宫廷矣臣與道輔等皆在言職以謂皇后母儀萬方非有大過而動揺則風教陵遲況間入道降妃之議出自臣下且妃后有罪出則告宗廟廢則為庶

人安有不示之於天下不告之於祖宗而陰行臣下之議者乎且皇后以小過降為妃則臣下之婦有小過亦當降為妾矣比抗章請對不蒙賜召豈非姦邪之人離間陛下邪臣等赴中書時執政之臣備言皇后有妒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為妃兼云有上封者慮皇后不利於聖躬故築脩高垣置在别館臣等備言中外之議以為未可顧速降明詔復中宮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廷具知特示含容未行廢黜置之别

館俾自省循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黜置别館為后乎為妃乎詔書不言安所取信伏以陛下立后一紀有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於宸聽搢紳循默無敢為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祲蔽翳以累聖德者蓋臣職曠矣夫皇后動揺有大不可者二執政之臣獨不念之且内外臣寮以至戚里皆萌覬覦之心或進女口以希選納或巧事寵愛以結内援則使陛下惑女色而亂紀綱紀綱之亂變故以生社稷可得安乎易曰三人行則

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斯大不可者一也陛下舉事為萬世法苟因掖廷爭寵遂行廢后則何以書史策而示子孫況祖宗已来未嘗有廢后之事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斯大不可者二也臣竊恐姦佞之人引漢武幽陳皇后故事以諂惑陛下且漢武驕奢淫佚之主固不足踵其行事而為人臣者當致君堯舜豈當致君如漢武哉今皇后置在別館必恐懼修省且陛下仁恕之德施於天下而獨不加於中宮乎古人言曰一人向隅

滿堂為之不樂今四方凶年民有愁嘆又聞中宮幽廢何嘗滿堂不樂乎願詔皇后歸宮復其位號杜絶非間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歡豈不美哉陛下苟為邪臣所沮不行小臣之議臣恐高宗皇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聖神慮焉

景祐元年開封判官龎籍上奏曰臣前月十一日曾上封奏為内侍韓從禮等傳美人尚氏教旨令開封府放免工匠單慶等六人本行差遣特蒙悉聽科斷韓從禮

等及敕下諸司令後宮閫教旨並不得施行中外聞之孰不懽快有以見陛下英斷實九廟無疆之休四海永安之福也臣愚更願陛下使宮掖之間上下有序不以恩寵隂啓禍階蠧耗金珠漸困國力通私謁以亂政縱外親而干法上損聖德次忝朝綱實天下幸甚

秘書丞余靖上奏曰臣伏覩景祐元年八月十五日詔敕頃以中閫有虧善道降處次妃之位仍從别館之居郭氏宜令於外宅居止更不入内美人尚氏令於洞真

宫披戴永不入内美人楊氏於别宅安置者此盖皇帝陛下廣示憂勤擯去聲色割情斷愛以從典禮雖堯舜無以加之天下幸甚詔旨又云長秋之重陰教是宣頋厥位以難虚必惟賢而是擇将行聘納式助烝嘗臣謹按春秋君舉必書以示後嗣固當謹重用存規法竊以莊獻明肅皇太后預聞朝政託在母儀保佑聖躬安固宗社欽奉慈旨備盡孝誠先太后登遐方踰祥練陛下雖行易月之制而心喪未除古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于庶人其禮一也所有納后之禮乞候先太后服紀闋日然後審選世閥登進賢淑興理内教統領六宮必允衆望始議策立不宜頻有改易以駭四方乃陛下孝治天下之本也昔者魯文公居喪納幣以娶夫人春秋非之公羊傳曰娶在三年之外此何議爾曰三年之内不圖婚也是皆孔子書之以為世法伏望陛下謹茲舉措以示後代稍緩其期則臣繾綣之願也

慶歷元年孫沔上奏曰臣聞虞舜治家而納麓姬文制

寡而御邦周南歌關雎之德仲尼删詩著為三百篇之首魯史先經以紀元妃丘明直書為十二公之始易以風火出為家人之象言號令之行乎外由中正而明于内非嚴風火之威則難以正于家矣禮云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王政之本基乎此矣是知先聖懼昵情之為患而立法於將来者也恭以皇帝陛下仁深溥博明達照臨好善無厭從諫弗咈紹三朝之謨訓躬萬幾之憂勤旰食在念將二十年雖古之聖帝

明王致志行事無以過也今朝無專權之臣上無失道之事然而陰陽未和災變未息法令不行恩威不著者豈治内之道有所未至歟臣不欲迂闊引喻前古願以聞見五事而陳之若以言獲罪臣之職也伏以中宫正位德配至尊治陰教為天下母三妃九嬪世婦御妾上下分統無使僭差百世不易之論也伏自景祐以来三黜寵闈兩犯宸扆蓋所起幽微不勝恩遇身貴則性悍福極則患生退屏繼跡踰僭如舊茍不建立嚴制竊恐

漸生厲階昨見上元嘉節內庭出遊美人才人多不隨從飛盖蔽景流車激霆各崇華衛分道爭行衆目所觀此非所以示外而垂範者也臣乞今後貴品嬪御等並令脩備禮節戒約奢侈常隨皇后出入不得各排儀衛輙自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員立為宮師以佐內則所冀上下有別而中外不惑矣竊以宮政之設內職是先尚書侍御司記典言一百二十人則為大備故先朝之數侍史不過五百人俸給止于千二十貫

皆有紀律不甚奢盈今聞十倍增人已踰二三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萬私身養女數復過之百司供億簿書可知一歲之中所用何極非所以示節儉也臣乞取索宮中諸院宮人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非遊幸之所宜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本家任從其便請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半此所以消幽曠之氣而省財廩之費也竊以內侍之職最為親近宣傳國命出納王言常行抑制尚或騰陵今遷秩不踰年賞賜

無虛日甲第連坊名園接畛玉帛盈於後房絲竹聞於別院官尊禄厚職重員多若不立之儀式必恐亢於寵榮臣欲乞御藥依舊只用二員御帶押班都知並乞選擇謹重公嚴勤畏舊有心力者充三年一選官不許非次改轉未有嗣者令養蔭一子則上無久貴之人下有進身之路亦一代之永制也竊以勾陳九重華蓋萬乘垣直太紫庭儼雲龍非深嚴不為尊非禁戒不為備闌入則抵罪誤至則伏誅使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

閫所以防未然而限中外也今上之起居言語衆無不知惟箔宴遊外無不傳内降斜封坦夷若道免刑要賞響應如神皆由左右之人出入為地邇臣頗邪能伺動静迎合巧中率用斯道若不早辨以防微竊恐長姦而忽變臣欲乞應合入内及聽喚中人並用五十以上十五以下者諸宫院子須限七十以上分定畨次上下不得參雜出入仍令内東門司專切點檢其暗祗候非優人及公主院擔子官各放歸本營所有内道場乞令後

斷絶此則整肅於宸庭足以輝光於史牒竊以王者所須歲終不會此天下之財天子用之有司不得而吝也其或出納不謹支費不節豈可容姦不詰其弊令御寶憑由司内東門劄子取諸庫犀玉金銀錢帛一歲僅三百餘萬貫但有入内之名不知所用之處此數既多不可悉記昨聞胥吏偽取庫金三十兩抵法況御寶是中禁所掌外人何計而詐得之竊恐前後妄用非此一吏也乞差不干礙公幹有心力臣寮置司將寶元後來無

御寶憑由及內東門劄子取左藏庫等金銀犀玉錢帛大數對簿帳及謝恩表狀造作文歴并內藏庫亦自寶元後來內中支使金寶錢帛都數逐件磨勘即見無涯費用積久欺弊仍乞今後諸宮閤凡有取索出到憑由劄子先下內侍省都知入內覆奏然後置簿抄上畨換通簽正牒下諸庫藏方得支官物不得直行取索或更別設關防節減用度亦經久之利也此五事者實政教之本源昇平之基業也中宮正則內宰之制行于六宮

而寵嬖不犯於上矣宮禁嚴則中闈之事絶於衆口而朋黨不結于外矣宮人不減則用度不給怨曠以感陰陽之沴矣内侍不禁則威柄不一引薦以來邪佞之類矣御寶不嚴財貨不計則盜詐公取而無慮矣噫恩能勝威昵可消正甘言令色遜於志先意希旨會其事仁愛浸深忍情難決非至聖至明不可免也伏望皇帝陛下以公道制私情大日月之輝發雷霆之斷柔媚不干于聰明愛倖盡決于道義則何患天下之不治哉書曰

威克厥愛允濟易曰揚于王庭剛決柔也傳曰棖也慾焉得剛非用天之剛健中正則於斷也難矣今昊賊侵軼西鄙攻守臣未敢進一策蓋儒者不知兵不可預言也若大臣盡心諸將用命恐亦未為大患也夫手足之疾侵於皮膚積為瘡痍發于指掌未有所損也心腹之疾迫於膏肓壅為癰疽潰于頭目不可卒救也此五事措置得宜則有無窮之福此五事因循弗舉恐為不測之憂履霜至于堅冰然火在於積薪非一朝一夕之故

也惟斷之在不疑行之恐不及動無失機間不容髮則百世之利萬方之幸此皆陛下家事非人臣所得及也至於政教之綱紀未舉輔相之心德未同朋黨之邪正未分著位之材愚未辨進賢難於起死去佞過於拔山法令撓於親恩賞及於濫豈不謂根蘗於內而斤斧不施者乎若聖人一慮及此則庶事自正其條例悉數之名俟聰明聽然其説異日為陛下言之也若素非博識惟盡愚誠不歷詆於羣公不專攻於上德但慮切直速

怨貴權不能保身貽憂老母至於事君之心則無所愧

矣伏望乙夜之餘再賜詳覽幸甚

沔又奏曰臣伏見芳林園南宅見安故豫王靈轝至三

月初三日方行攢殯諸宮奠酹慰禮已畢令見大内車

蓋出入朝暮往還非全痛戚之情頗涉朋遊之便逍遥

窺覘僕御喧譁禁士縱欲嚴呵宮人難於檢察誠為隱

暗亦合防微伏恐姦細乘時駭機竊發人之所忽事不

可知伏諒陛下以若切在中周思未及臣叨司視聽須

至達聞欲乞指揮故豫王本宫人在彼祗候朝夕祭奠餘並止節勿令輙出深為利便

二年知諫院歐陽脩上䟽曰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匹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似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絶臣又見近日内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汚損聖德之事

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
謹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
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宫禁近
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
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
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脩媛退為美人中外皆聞以謂
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令日一旦宫中取索頓
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

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匹綾羅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與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慶封拜又聞别有内降應是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宫之前疎遠親戚名皆何在今日富

貴何必廣為聞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為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污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

皇祐三年知諫院包拯上奏曰臣竊聞舊開欑鋪進納授官人李綬男與故申王宮承俊為親將就婚卺中外傳聞莫不駭愕檢會御史臺編敕節文應皇屬議親並令具門閥次第委宗正寺官審覆須的是衣冠之後非

闒冗庸賤之伍富商大賈之門差涉不實會赦不原其罪仍仰抨彈之官常加采聽許為親其李綬男正礙條制竊以伉合之序貴於匹敵氏族之選屬在名宿葢禮教之重所宜謹嚴人地之華必資參擇按李綬闒冗之餘軒裳所絶緣進納已濫寵恩豈可更冐瀆國婚塵鄙公族使天支之貴下偶非類汨紊彝制虧損朝美臣請罷其婚姻别求德閥仍乞申命有司今後國親並須依敕選定

四年知諫院范師道上奏曰臣聞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繫風化治亂之大而未經留意者臣敢為陛下言之竊聞諸閤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寳白劄並為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廷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百人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閤皆遷則

不復更有負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大過恩澤不節爾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户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況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

張方平上論曰臣聞禮始乎大婚詩首於關雎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故帝嚳之立四妃虞舜之嬪二女塗山配

禹簡娀啓商周自古公王季姜任太姒世德相載故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夫三代之制后妃嬪御皆所以助釐陰教賛成内治閫外之事非所預聞自秦芊后始攝朝事以弟魏冄當國任政故范睢以為秦獨有穰侯天下不知有王也及漢吕氏因惠帝之早世秉間挺起干撮帝座陰陽錯位根幹倒植末塗淪潰幾遷運歷孝成即祚委政王氏皇緒中微正統三絶外家昌大執權四世而東朝壽考為之宗主至于新莽遂盗神器逮

乎東京孝安之後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地深帷幄
禮閒外朝莫不衡柄歸於父凡詔令專於閹寺於是有
利幼之立忌賢之難邪謀陰策以圖自固匪人秉間又
牽牛而蹊田正士悼心思投鼠而忌器害家凶國濫觴
有漸近如唐時太帝孝和武韋之亂廟社危絶僅續如
綫春秋之義君子大居正雖嗣王繼歴幼冲纘服而猶
朝政總聽乎冡宰師傅保乂乎上躬則阿衡專美於有
商周公勤勞乎王家其人也故三代之道無后妃預政

之理漢自諸吕之亂大臣議所立而先擇外家之賢者以定大計故孝文之入繼抑由薄氏仁良之故及武帝機識超遠深謀獨斷顧命金霍克隆基圖誠雄傑英主哉魏文帝鑒東京之覆轍立後世之長緒亦嘗作為戒誓其事可法夫六宫之位稽諸昏義則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之數其在周禮則世婦女御職存而數闕盖明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則擇以充位無則闕之矣自姬室衰陵諸侯僭縱秦併六國遷其後

宮恣用汰心益崇爵號漢自文景務循儉德奕世累盛而至武元選納益廣嬖幸用煩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是以人君耽娱佚之樂起驕怠之惑倦勤廢政亂是用長唐景龍之孽天寶之敗是皆始於女德也夫其初皆恃當世之平寧因天下之全盛罔思生民作業之勞不念四方惟正之供沈溺留連漸至蠹弊女謁干乎主度姦徼竊乎事權帑藏以溪費而耗盡賞刑以私昵而謬濫名禍當日垂鑒後人良可寒也是故考歷代治亂

之迹覽形史得失之論擇善違失可舉而言若夫戒慎失政之方保全外戚之道則莫若賦之禄而使就第教之學而使循禮傅之以儒雅篤行之士而絕其便僻險偽之交示之以恭讓儉德之賞而懲其慢游僭汰之好以義節之是謂寵之以恩驕之是謂禍之梁竇無噍類於漢武韋不遺育於唐是可戒矣若夫體乾坤之法正閨闈之治則莫若登選良姓之種採納衣冠之緒屏卑賤之妖色斥猥徼之淫行叙進婉順之德崇近清閒之

性雨露均施照臨無頗以資昊天悠久之無疆以取文
王百斯之善慶若夫保邦求理之法節用安人之善則
莫若省其品號罷虛授之廪禄放其游冗節徒費之羞
服裁用度以寛民力息曠怨以除沴氣是故治世賢王
之脩身正家愛民經國之道莫先於此也已謹論
六年翰林學士胡宿上奏曰臣今月二十一日草福康
公主特進兖國公主制竊聞議行册禮然於事體頗有
未便祖宗以来公主長主未有行此禮者昔漢明帝封

皇子悉半諸國明德馬皇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
帝曰我子豈敢與先帝子等也唐貞觀中太宗長樂公
主將出降帝令有司資送倍於永樂公主魏徵曰不可
引漢明帝之言為對且曰天子姊妹稱長公主加長字
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
言入告長孫皇后后遣使賜徵金帛陛下即位以來累
曾進封楚國魏國二大長公主亦不曾行册禮今施於
兖國公主是與大長公主相踰越無以貴主之故賢妃

亦崇殊典有旨令進綸告不行册禮是母子之間一行一不行禮意尤不相稱書於史册後世將有譏議必謂陛下偏於近情虧聖德之美臣願陛下采漢明之言開文皇之聽遵祖宗舊典如國朝公主曽行此禮行之粗且無嫌如其不曽則宜且罷臣以陛下好忠諫納至言臣職在論思不敢緘默

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右臣近聞有聖旨令召前管句兖國公主宅内臣二人復還本宅臣與楊畋龔鼎臣同

有論列以為非宜未蒙允納臣聞父之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公主生於深宮年齒幼穉不更傅姆之嚴未知失得之理臣謂陛下宜導之以德約之以禮擇淑慎長年之人使侍左右朝夕教諭納諸善道其有恃恩任意非法邀求當少加裁抑不可盡從然後慈愛之道於斯盡矣此二人嚮在主第罪惡山積當伏重誅陛下寬赦斥之外方中外之人議論方息今僅數月復令召還道路藉藉口語可畏殆非所以成公主肅雍之美彰陛

下義方之訓也臣實憤悒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察臣愚忠追止前命無使四方指目以為過舉虧損盛德非細故也

七年光又奏曰臣先曾上言為前管句兖國公主宅内臣等過惡至大乞不召還近聞傳宣入内内侍省令押上件内臣梁懷吉赴公主宅依舊句當外議諠譁無不駭異臣聞太宗皇帝時姚坦為兖王宫翊善王有過失坦輙盡言諫正王及左右皆患之左右教王詐疾踰月

不朝太宗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起居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檢束太嚴王舉動不得自由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朕選端士為王僚屬固欲導王為善今既不能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耳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勉之太宗非不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忍譴訶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

真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妒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為首獻穆公主豈不自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禄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為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為法則風化流於四方聲譽施於後世今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無所畏憚陷入於惡觸情任性以

邀君父憎賤其夫不執婦道將何以形四方之風垂来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尚嚴不可專用恩治也伏望陛下斥逐梁懷吉等復歸前来貶竄之處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名還梁懷吉等者皆教導公主為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逐之别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仍戒敕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屢違詔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禄不

失善名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

英宗即位初侍御史司馬光乞放宫人劄子曰臣伏見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後宫下陳者皆放之出宫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清約執禮後宫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饗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間冗食頗衆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宫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并職掌文書

之人其餘皆給與粧奩放遣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
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一美事也
光又奏曰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
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員數
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宫掖者其始入宫皆
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来頗隳
舊制内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寖多無復限極監
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絶致有軍營井市

下俚婦女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為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為幾等等有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為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為細事而忽之

光又上皇太后疏曰臣聞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户之民皆輻湊而歸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也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至遠也編户至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為之父母况閨門之内血氣之親乎昔漢明德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之子怛以為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即位是為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

天至毋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前史載之以為美談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擢於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祚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石未效竊聞鄉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微相責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慄方今仁宗皇帝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累卵惟恃兩宮和睦

以自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使有絲毫之隙以為宗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側足累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嘿也伏以皇帝内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宫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為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耶况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祚之初孝謹温仁動由禮法况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

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夫心者神明之主也若其有疾則精爽迷亂冥然無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親踈不擇貴賤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恠也殿下聰明睿智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邪令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謹於侍衛其舉措語言有不合

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綱紀海内俟天地垂祐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古之慈毋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隱撫存愛養使之内愧知非革心為善况皇帝至孝之性禀之於天一旦疾愈清明復初其所以報荅盛德豈云細哉臣之愚慮苦言盡此而已乞殿下更賜裁擇臣昧死再拜上疏

治平元年光又上皇太后疏曰去歲仁宗皇帝捐棄萬

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群情令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静之節無不合宜率土臣民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螢燭之微明仰裨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寛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羣居長者或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語言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

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為怨長者以為責則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為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間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凡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内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

憎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無内外之親幼衆保育令日為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恵不可偶以纎芥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疎絶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况

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意之所欲為豈可追數以為
罪咎耶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游戲於殿下之懐分甘
哺果拊循煦嫗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宫得復奉膳羞
盥帨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踈外猶以童孺
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愠懟怨望
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
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
如仇讎則臣以為過矣臣在閼門之外無由知禁庭之

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
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
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疎客語言相接不
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
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
蓋以此也臣竊惟殿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
洽于中外皇帝龍潛藩邸進德脩業仁聖之望光于遠
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海内之人皆謂繼統之

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怨有令茲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内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構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禄利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已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闚覘拾掇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

介然相失久而不鮮流聞于外致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為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名諭皇帝以嚮來紛紛皆此屬所為自令以後毋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摧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

凡皇帝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温顏留之從容来往無時勿加限絶或置酒語笑與之欣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乂安内外無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慼慼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横生譏謗之言流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宫闈

之中殿下骨肉至親止於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尚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疎者獨肯受殿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無貳乎夫貴莫貴於為天子之毋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令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疎疎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踧踖而不敢進雖内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為殿下惜之臣又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

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令先帝晏駕之後臣唯不避
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毋子和悦國家安寧是
臣所以為報効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展布以聞惟留
神幸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侍御史傅堯俞上奏曰臣聞志於大者必遺其細善乎
始者當圖其終夫惟識小大之當迺不惑於衆人之論
全始終之分故能成髙世之德恭惟殿下佐佑先帝毋
儀萬方世謂雖明德長孫不可瞻望盛烈可謂善其始

矣當先帝晚歲國本未定殿下竭誠贊翊援皇帝於藩邸以繼大統是挈四海而手維之其功力可勝道哉及再降詔書權同機務内則調護聖神有勿藥之喜外則撫鎮夷夏有泰山之安若少留意以圖其全則高世之德具矣定策安宗廟為國家建不拔之基而收之以静退成就其盛德以取高於萬世者大業也捨此皆瑣末細微固可以脫然遺之矣伏望以四月九日元降指揮施行遂還政事燕處清禁從容以就天下之養身受無

前之寵名家享不貲之盛福全具衆美纔一言之易耳況始諭外廷候皇帝康復日令天體清豫漸親萬幾不能知殿下之深者安得無惑惟殿下積行累功於數十年間其勤已甚儻始終之際微有不全他日雖復痛惜何所及哉不審殿下何憚於此而憚一言之易以全大德而釋羣疑也如前世善惡是非殿下宜講磨已熟臣所以懇懇為言者顧令朝廷之體非便而無益於殿下且慮左右之人不深惟大體務為姑息之愛因循寖久

将累盛德臣輩不言實負殿下至於佞者騰造異端解釋疑似不可不察伏惟亮臣悃愊斷之於心則天下幸甚

三年殿中侍御史范純仁奏曰臣伏聞皇太后手書追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陛下已降敕命施行竊以追崇濮王之事始因中書不正之謀陛下謙慎未行之間皇太后曾降手書切責政府因此權罷今皇太后復降命令追崇為皇始末不同天下将何取信況皇太后自

撤簾之後深居九重未嘗預聞外政豈當復降詔令有所建置葢是政府臣僚茍欲遂非掩過不思朝廷禍亂之源耳且三代已來未嘗有毋后詔令施於朝廷者自秦漢已後毋后方預幼主之政自此權臣欲為非常之事則必假毋后之詔以行其志往往出於逼脅而天下之心卒知事由權臣令陛下以長君臨御于兹四年萬幾之務當出宸斷内奉慈闈惟宜竭仁孝之誠盡四海之養而已豈須更煩房闥之命忝黍國章一開其端流

弊極大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甚非人主自安之計
也伏望陛下深察臣言追寢前詔凡繫濮王典禮陛下
自可采擇公議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於長君之朝
也臣方待罪於家日俟誅竄而區區之誠不能自已者
尚兾一悟明主之聽以安宗社臣雖萬死亦復何恨
四年知諫院楊繪上奏曰臣竊聞内人景氏者曽在仁
宗朝為御侍後出嫁許宗賢近已聽離却召入内者臣
竊以文武之政治於衽席家人之道脩於近小而況已

經從良豈可復塵於禁掖哉伏乞放之於外以清物議

治平間右庶子韓維上言曰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汎

至諸臣之家為潁王擇妃審如此者臣竊以為非便臣

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事以繼萬世

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為兢兢兢兢者慎之至也坊記

曰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此言諸侯不

得自於其國網取容色若捕漁然所以推遠女德為民

之紀法也伏以皇子潁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

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繫尤重臣愚以為宜歷選勲望之家慎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釆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近世簡棄禮教不以為務婚娶之法自朝廷以及民庶蕩然無制故風俗陵靡犯禮者衆賢士大夫未嘗不發憤嘆息竊幸國家有以振之今陛下始初清明為元子求婦而事出苟簡殆非所以矯世厲俗反之雅正且無以示潁王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也傳稱尤物足以移人詩咏淑女幾以配上

此誠智士仁人見微知終遠覽禍福之原為後世戒也
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臣獲侍宸陛且官王府茍益萬
一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五 七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謄錄監生臣曹方昇

歴代名臣奏議卷七十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內治

宋神宗熙寧元年殿中侍御史裏行錢顗上奏曰臣伏以歴代聖明之君臨御四海之初必有甚美之事以順人情必竭至誠之心以感天意陛下紹膺大寳憂勤庶政有弊必去聞善必行然猶隂陽未和災異數見豈聖

化有所不洽者耶臣竊伏思其一端臣恭聞仁宗及英廟兩朝之間見在宫人尚多幽閉掖庭豈無怨隔之思以汩和氣臣伏乞陛下特軫宸衷沛然下詔法祖宗開寳祥符之制量數放出務令從便無曠怨之苦有遂性之樂上足以感天意下足以順人情哲王懿範莫過於此也

侍御史知雜事劉述上奏曰臣竊以方今之患在乎官冗官冗由乎入流之衆所以賢不肖混淆耗蠹帑廪而困弊生靈者也今不早為裁節日引月長將如之何伏

見皇族郡縣主出嫁其夫並白身授殿直內有閭閻之人但富於財者往往認他人三代有官職者冒為婚姻紊亂國經塵穢天属莫斯為甚近制亦許就文資恩澤參以士人漸復唐制亦救弊之一端也以臣愚管見今後欲乞秪於見任文武官僚中元非進納出身者選擇為親內京朝官武臣與不隔磨勘特轉一官幕職官三考以上於銓格不妨磨勘者與轉京官州縣官令録資序與兩使職官判官簿尉齋郎監簿之類與初等職官

該說不盡者乞從朝廷比類相度指揮所兾稍塞濫源漸清仕綴

三年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吕誨上奏曰臣竊聞去年下京東買黄金數萬兩本路科率太暴民頗怨之又廣南新錢監許買真珠上京傳說將備宫中十閤用度葢愚者無知因其民言造為端意謂陛下春秋富盛祥禫既除將邇聲色漸求暇逸此其惑也臣有以知聰明睿智以天下為心必不留神於此爾然重思之天下有道

庶人不議明盛之朝不當使民如是而議似亦啓之有因不可不卹也臣職在言責敢不為陛下一一而陳之臣聞宮禁職位自有班序十閤創置非古儀也或云仁廟晚年欲廣繼嗣訣言闚間遂成其事英宗踐祚因循舊制真作無益害有益也何則既名閤分則異嬪御供具之外仍置官嘗幹增長事勢動有踰僭且禮之所設本防其漸作法於儉其敝猶奢今日之為實繫聖慮而況陛下尊奉兩宮與仁宗事體不同且虞倖進之臣漸

陳無益之計臣愚欲乞陛下沈機慮始臨事制宜俯畢三年之喪首罷十閤之制德音遂發人心自悅矧復舉動之間使人窺伺莫及豈止成一時之盛美將見垂萬世之休光區區之誠所願至矣

哲宗元祐間御史中丞傅堯俞上奏曰臣伏見近除韓忠彥為尚書左丞繼又以其弟嘉彥尚主物議藉藉以為未當臣不敏不敢臆度其是非臣竊謂李德裕實唐之名相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来開元中

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他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當時防禁如此今乃萃於一門議者之言良可取也況君舉必書而書事必謹其始陛下自臨御以来勵精政事未有過舉而首開此塗異日援以為比其弊將深且書於史冊云始於陛下使後世指為譏議顧不惜哉願陛下深思之陛下用臣輩為聦明臣苟知而不言負陛下之罪不容誅矣

哲宗方選后太皇太后曰今得狄諮女年命似便然為是庶出過房事須評議樞密直學士王巖叟進曰按禮經問名篇女家荅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外氏官諱不識今者狄氏將何辭以進議遂寢哲宗選后既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内助功不是小事巖叟對曰内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

中書舍人彭汝礪奏曰臣竊以古者能治其國非獨脩

諸己者備內亦有助焉后妃夫人能輔佐君子非獨天性然也教亦有素焉后妃人君之配也天下國家安危治亂宗廟社稷之禍福子孫之賢不肖是係豈特其身哉此可謂甚重以天下之責以聖人之事望於一未笄之女子此可謂甚難然則擇可不慎乎擇之必知所以教之自寒而暑非一日之積也則教之所以成物亦必有漸矣禮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

菹醢禮相助奠詩曰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工之事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古之人其教之也素故其成也至詩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祭祀婦事齊母道自其幼時婦事母道非其教之素曷能與於此周南之治盛矣其志為卷耳其效為桃夭其化為兔罝為漢廣觀原反本固有所在臣以謂皇帝陛下春秋富宜蚤擇淑德之女以定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天之丕顯休命立師

傅保姆擇姬媵嚴宫室車服制環珮之節陳圖史之戒非正之聲音顔色使不得亂其視聽非正之玩好使不得致其前及其歸也凡所欲皆其所嘗聞之者也凡所享皆其所嘗安之者也凡所惡皆其所戒焉者也此可謂善矣以陛下之神明博大得賢妃之助其治天下國家何有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周既受命至配立而後言固則人主所以待内助如此也然則擇之

豈可不慎教之豈可不早夫教之非豫也使得其人幸而已矣幸非可以為法也茍非其人禍莫甚焉凡臣之言其稱辭小稽其事則甚大其事若緩察其微則甚切惟太皇太后陛下留意毋忽

五年給事中范祖禹論立后上太皇太后疏曰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陛下宜

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為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為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勲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者黄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黄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黄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於嬀汭遂有天

下大禹娶于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
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
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
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
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
賢女為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
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
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

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盖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

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孼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鑒者也秦漢以後昏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歴世皆有

聖后内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
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
陛下逺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
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宫非有德
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
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
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
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為文帝文帝為

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内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捨敬

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

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隆願陛下勿以為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按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来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

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偶配者哉至於

鄙褻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

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顧陛下一切屏絶之以正基本以

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

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来遂逆王后于

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

也吕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冊曰宗

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

綬皆以為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況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

並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
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
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内室家相慶
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陛下留聽干冒宸嚴臣無
任惶懼俟罪之至

七年祖禹又奏曰臣近以權住經筵久不進講陛下今
月一日已御邇英又先降聖旨過端午未住講讀此見
陛下好學之至也而臣自五日以後北郊奉祠未獲入

侍伏覩中宫初建將行嘉禮實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恭惟本朝祖宗家法自三代以還蓋未之有由漢以下皆不及也今陛下納后以承天地以奉祖宗内盡孝養外美風化將以爲萬世法臣愚竊爲陛下重之謹按周易家人之卦乃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臣輒不自揆敢撰集所聞先聖先賢之言爲解義一篇謹録上進以代奏事伏望聖慈少賜省覽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臣祖禹曰家人之道以内爲主女正則家正矣故其利在

女之正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六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九五也六二以柔得位而居中九五以剛得位而居尊男子居外女子居內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於此此天地之義陰陽之分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其可以不正乎天子者天下之君也諸侯者一國之君也父

母者一家之君也君不可以不嚴天子則天下之所嚴也諸侯則一國之所嚴也父母則一家之所嚴也故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得父之道則慈子得子之道則孝兄得兄之道則友弟得弟之道則恭夫得夫之道則義婦得婦之道則聽如此然後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定矣舜文王是也舜事父母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天下之為兄弟者定釐降二女于溈汭嬪于虞而天

下之為夫婦者定文王孝於王季太任刑於太姒友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象曰風自火出家人何謂也離火也巽風也火在内而風在外家人之道由内以相成故文中子曰明内而齊外也君子之居家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所以為家人法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

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逺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何謂也處家之初治家之始故必防閑之然後悔可亡王弼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當治之於未變嚴之於未瀆也既變而後治之既瀆而後嚴之則悔矣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君子言有物行有常無僻志無滛好所以閑家也昔者桀惑於末喜故夏亡紂惑於妲己故商亡幽王惑於褒姒故周亡晉獻公惑於驪姬三世大亂唐高宗制於武

后唐祚中絕中宗制於韋后身陷大禍皆不能閑之於初也閑之在於人心未變之時故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何謂也坤之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陰不為倡陽不為和故坤道柔順承天而時行妻道無攸遂在中饋則正而吉矣古者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

工之事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故關雎美后妃之德其職在於供荇菜備庶物以奉宗廟又當輔佐君子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關雎之化行則諸侯之夫人采蘩于沼沚用之公侯之事大夫之妻亦采蘋藻盛之筐筥湘之錡釜以供祭祀之用皆無攸遂在中饋之事也三代之亡皆以孽女亂政不修其職而預外事故武王數紂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詩人刺幽王曰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長舌惟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烕之皆反此者也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何謂也以陽處陽居下卦之上為家人之長剛嚴者也王弼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故家人嗃嗃至於有悔雖危猶不失吉婦子嘻嘻言笑無節終必有吝凡家之道主於嚴敬故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六四曰富家大吉何謂也以陰處陰體柔居巽少

長有禮各得其序以聽於上故象曰順在位也富者非富於財而已家之富猶人之肥也禮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其大吉不亦宜乎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何謂也陽居君位以家道治天下者也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故視天下如家視百姓如身愛人如愛身治天下如治家孔子曰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修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治天下也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内莫不交相愛也詩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大學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盛也故勿恤而吉王弼曰王至斯道以有其家古之人有行之者舜文王是也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何謂也以陽居上處家之終誠發於中而著於外人皆信之故曰有孚治家

之道初則閑之終則嚴之故曰威如閑之者制於未變也嚴之者所以常久也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揚雄曰貌重則有威又曰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已又曰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之君子之道本諸身故治家者始於修身終則反諸其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矣身處威敬人亦畏敬之夫如是豈有不終吉者乎故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元祐六年太常丞吕希純上奏曰臣竊以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是以自古聖主有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參求有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昏禮其敬謹重正如此詩人推原周家受命之本上陳姜嫄周姜太任太姒之賢皆聖賢之後大邦之子其盛德不回其徽音可繼故輔其君子世世修德昭受天命歷年長久未聞以聘納之際參以陰陽數術者也三代禮文雖不盡見然禮記及周禮儀禮述大昏之義列媒

妁之職載六禮之儀稍為詳備略無男女年命勘婚文
以至漢唐而下史策所載亦無此制本朝制司天之官
雖有婚書然自祖宗以來每建中壼皆采用德閥不專
以勘選為事且宣祖皇帝方在側微天作之合固未嘗
集太史而議年命也然而昭憲太后實生太祖太宗為
萬世福是豈勘婚之力哉其婚書詞義鄙淺及日官元
不自信臣所慮者自降選后指揮已是逾歲誕聖年月
其誰不知除日前供到家狀猶或可信外若今日以後

更令餘家供析安知不改易女命以求附會雖盡合書法豈復可憑則恐論議遲遲徒為過謹曠日持久無益而已皇帝於后妃之議方當謙抑不言太皇太后推慈愛之念固欲盡衆美以副宸心然則股肱大臣亦宜以身任其責況即今公卿士大夫之家例不勘婚人雖有貴賤之殊其於親愛蓋亦同爾乃敢斷然不用者豈非以勘合年命為難信畧去拘忌為安便邪為人臣者固當推己之所安以事君上不可如卜祝之論姑以逃責

而已故臣敢因緣職事輙貢瞽言伏惟聖慈少賜裁擇
元符元年翰林學士鄒浩上奏曰臣聞禮曰天子之與
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
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
安得不謹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
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
之耳盖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
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

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宗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況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必為

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且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且曰無以妾為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為妻臣寮糾劾以聞陛

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為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錯手足其為害可勝道哉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覩陛下天性仁孝追奉休烈惟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為法斥兩漢而下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以来有為五伯之所不為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論乎

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喻也臣觀白麻内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為所咨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之系實馬援之女德妃之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迥然異矣若曰賢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

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之邪無臣聞頃年冬享景靈宮賢妃實隨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雹又自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來陰霪不止以動人心則上天之意益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

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傅說不告以拒諫而告以從諫則聖臣雖至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恥君不及堯舜之臣況直可以為堯舜如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之乎是以不敢愛身冒犯天威圖報陛下親自識拔天恩之萬一而區區血誠盡於此矣惟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為吝則萬世之下所以誦陛下之聖者亦將在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哉伏望聖慈深賜照納不以一改命為甚難而以萬世公

議為足畏追停册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為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

哲宗時右諫議大夫范純仁論太皇太后册禮疏曰臣近聞將來太皇太后册禮並依明肅太后故事於文德殿受册緣自太皇太后同政以來至仁盛德髙掩前古所行典禮為萬世尊仰不必專稽明肅伏望特自太皇太后聖意指揮更令禮官子細詳定務合中制以副聖意臣以受恩殊常固當知無不言以伸補報罔避僭易

之罪伏望聖慈矜察易謙卦稱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一謙而四益從之又曰謙尊而光尚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此皆經典之法言在聖明正所當務臣不勝區區犬馬之誠乞賜采録

陳次升奏曰臣伏覩詔書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追從究驗證左甚明而陛下斷以大義不牽私恩奉承兩宫慈訓廢皇后孟氏為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

外命下之日士庶惶惑謂后無可廢之罪而陛下廢之咸相與爲之咨嗟彈指良可歎也蓋以所治之獄不經有司雖聞追驗證左而事迹秘密朝臣猶不預聞士庶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后之廢立事體至重若臣下一言一眚廢之逐之不足深恤自古推鞫獄訟皆付外庭未有宫禁自治高下付閹官之手陛下但見案牘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虚實萬一寃濫爲天下後世譏笑臣欲乞陛下親選在庭侍從或臺諫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

專置制院別行推勘庶得實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雖廢之人自無言今事不經有司獄成閹宦此天下人心不能無疑也伏望聖慈特降睿㫖施行

徽宗時任伯雨上言曰臣近具封章論瑤華事前日得對清光面奉聖訓知宸衷之所慮合天下之公心事可施行理當將順然而臣竊以謂天下大事無過此者前日之廢既出於率易今日之復安可以忽遽以母儀之動静而定是非於獄辭此前日之所以為率易也古人

有言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奏讀之成雖使臯陶聽之皆以為死有餘罪何則鍛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於治獄之吏又況掖廷祕獄治世所無婦人柔弱豈勝箠楚遂以文致之罪因動母儀之尊此固非所以習天下而崇堂陛也然以訓出兩宮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干泰陵則陛下今日豈可輕改若言近經大赦恩霈普霑豈唯瑶

華獨不昭雪臣尤以此論為不然也蓋朝廷赦宥為罪人而設耳昔以為有罪斷之於獄辭今以為無過均之以赦宥則是廢興動靜與衆同科慢而不嚴於體未順臣故以為不然也瑶華得罪於先帝見棄於兩宮此前日詔令之本旨也而外議藉藉皆以為先帝有常悔之言兩宮無堅確之命若審如此則皇太后下一詔書明白其事陛下奉付外廷使議典禮縱令遂非之人託於繼述自護其短又安敢以先帝嘗悔之言為不然乎雖

然詔書之文當有體要必熟議而後可發廢者之復當考故事必如禮而後可動如是則事正體嚴始終無礙臣故曰不可以怱遽也且五年安於寂靜豈有數月而不能待乎事之大者尤當以欲速為戒伏望聖慈上稟慈闈詳擇施行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張浚奏曰臣恭覩進奏院報已降制書令有司涓日冊賢妃為皇后乾道當陽坤儀配極神人協慶海寓同歡竊讀易家人彖辭曰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是知致
治之道必自内始臣復考其象辭風自火出為家人風
之譬則化也火之譬則禮也禮修於身化行於外是為
風自火出仰惟皇帝陛下聖學高明而事親以孝撫下
以仁御事以斷凡有所為無一不合於禮方將正身以
刑家刑家以齊國克謹細微以先天下治化之隆指日
可俟四海幸甚臣欽聞詔命無任欣躍鼓舞之誠
光宗時李皇后寢預政倪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

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内外無别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吕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

起居舍人彭龜年上奏曰臣聞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之哲王出而照臨萬國必有宏綱大紀以貽憲厥後然其道不過自内以刑外正本以及末而所謂刑名度數政事法制有不在察察然也自秦以来唯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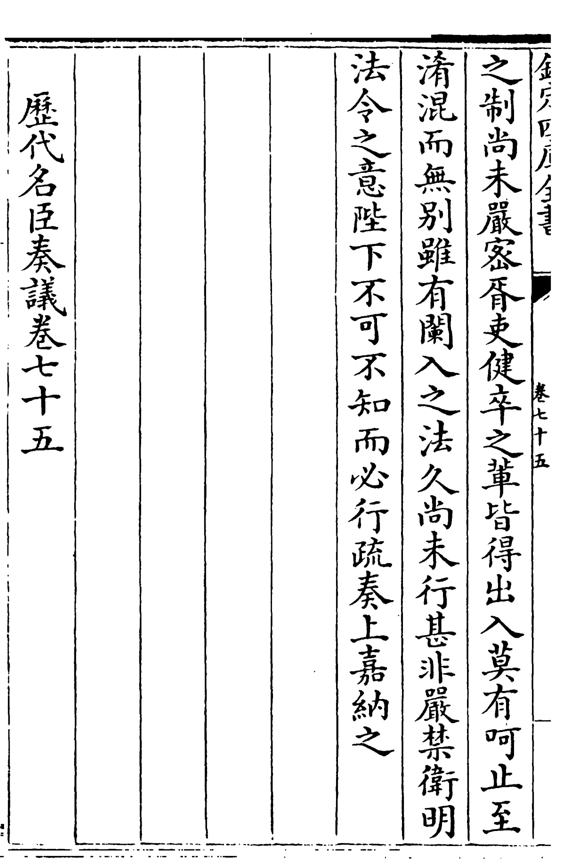
以法制下凡治人之具求之已詳而分内之事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悖謬特甚葢有不忍道者也三代以後唯漢唐號為小康其間賢君猶愧於此然則治道之不如古無責耳矣唯我祖宗受天明命撥亂傾否具有本末越中古不止一事而先民推其所以致豐大之業者必以家法言之范祖禹曰自三代以後未有若本朝家法者也吕大防當元祐時嘗侍邇英講讀因進曰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葢由所立家法

最善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皆尚華侈本朝宮室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闈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廷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步歷廣廷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至於虛己納

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足以致太平者臣嘗因二臣之言欲採摭祖宗家法類為一書而遐方賤吏不見國史傳聞小說不敢盡信抱此志願半世莫伸昨蒙陛下官之成均成均舊有國朝會要及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録本因得竊讀於是祖宗修之身刑之家者可以略見一二遂妄編次以成一書取監于先王成憲之義名曰内治聖鑒其目則畧循會要之舊其事則多本長編之書

一時名臣奏請有足裨補聖治者亦復採録間有愚見輙復論著遺逸差繆不敢謂無然而區區二臣憂國愛君之心竊庶幾焉謹繕寫成編投進以備乙夜之覽

金熙宗時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程寀奏曰虞舜不告而娶二妃帝嚳娶四妃法天之四星周文王一后三夫人嬪御有數選求淑媛以充後宮帝王之制也然女無美惡入宮見妒陛下欲廣嗣續不可不知而告戒之又曰臣伏見本朝富有四海禮樂制度莫不一新宮禁


之制尚未嚴密胥吏健卒之輩皆得出入莫有呵止至淆混而無别雖有闌入之法久尚未行甚非嚴禁衛明法令之意陛下不可不知而必行疏奏上嘉納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五